

徽州杂字书方言字考释

——兼谈徽州方言词用字的共性与个性

周太空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 作为明清以来一种独特的识字材料, 杂字书在民间广受欢迎。这些杂字书记录日常生活、描写身边事物, 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同时, 杂字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字。与同时期其他方言区的方言用字相比, 徽州杂字方言用字既有共通之处, 又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性。文章以徽州地区杂字中的“剗”“𠂔”“日月”(𠂔)“冇冇”“门岩”为例, 通过考释, 展现徽州方言用字的共性与个性。

关键词: 徽州; 方言字; 共性; 个性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25)01-0131-07

杂字是明清以来在下层社会流行的一种民间识字材料、蒙学童书。其所刊内容多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常见事物, 因而展现出较为浓厚的地域特点。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性, 杂字文献保留了大量方言词语, 这些方言词在用字上也往往较为复杂。以徽州方言为例, 其本身内部方言已较为复杂, 明嘉靖《徽州府志·风俗》已指出“六邑之语不能相通, 非若吴人, 其方音大抵相类也。”明清以来又受到吴语、江淮话、赣语等邻近方言的影响。所以徽州方言词在用字上既与同时期其他方言区保持共性, 同时也保持着独特的地域个性。如, 有些方言词虽为多地区所共有, 但由于语音差异, 在字形上往往体现出地域个性; 有的方言词在虽然字形、语义完全相同, 但读音却截然不同。这些皆展现了徽州方言用字的共通性与独特性。

一 剗

表示“斜割”义的“刊”, 为吴语、江淮话等方言所共有。陈源源(2017: 123)指出, “刊”在明清吴语文献中用“𠂔”“扞”“𠂔”“𠂔”等写法。上海方言用“𠂔”[ts'ie⁵³]表示“削”的意思。而在徽州杂字文献中, 人们则自造了一个“剗”字。如:

- 1) 剥芒剗麻, 开𠂔漆树。锄园耘草, 𠂔地烧山。(《珠玑杂字》, 《徽》1: 181) ①
- 2) 剥芒剗麻, 绣朵桃花。做绵搓线, 绩𠂔纺纱。(《逐日杂字》, 《徽》1: 225)
- 3) 剥麻剗芒, 扁荚南角。(《四言杂字》(今具账目), 《徽》2: 18)
- 4) 麻棘剥剗, 晒眼放蚰。开漆爬渣, 斫皮𠂔剥。(《启蒙杂字》, 《徽》2: 294)
- 5) 剥麻剗芒, 绩𠂔纺纱。搓线缝补, 摘绳做鞋。(《急用杂字》, 《徽》2: 4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明清文献字用研究”(19ZDA315)

作者简介: 周太空, 男, 1995年生, 安徽滁州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① 文章所引杂字文献例句主要来源《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简称《徽》)、《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简称《岭南》)、《杂字类函》(简称《类函》)、《杂字类函: 续》(简称《续》)。所引例句皆在末尾标明书名、册数、页码。如《徽》1:181, 表示该例句在《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第1册第181页, 下同。

6) 生熟软硬,脱壳掀衣。新旧离核,剝皮去心。(《昔时简要杂字》,《徽》2: 441)

“剝”字字书不载,徽州杂字文献习见,如“剝麻”“剝苎”“剝皮”等。邵名农(2020: 55)认为“剝”是绩溪方言中民间文人自创的一个字:

剝。方言读 jiàn,和汉语“件”字同音。剝字有揭与削的意思。如普通话说“将香蕉皮揭掉”,方言则说“把香蕉皮剝掉”;普通话说“将墙上的画揭下来”,方言则说“把墙上的画剝下来”。又如普通话说“用刨刀将苹果皮削掉”,方言则说“用刨刀把苹果皮剝掉”。有的地方剝字还有其他意思,如普通话说“将玉米的包衣剥掉”,方言也可以说“把玉米的包衣剝掉”。

徽州杂字中的“剝”字,就是“刊”字的同词异写。《玉篇残卷·刀部》:“刊,七见切。切也。”高丽本《龙龕手镜·刀部》:“刊,口干反。刊,定除削也。”可见,“刊”有“七见切”和“口干反”两读。读“口干反”的当是“刊”字,“刊”也有“削”的意思,《说文·刀部》:“刊,剝也。从刀干声。”“刊”“刊”形近讹混。《字汇》和《正字通》对此讹混有所注意,《字汇·刀部》:“刊,仓甸切,音西。切也。俗讹为雕刊字,误。”《正字通·刀部》:“刊,旧注音茜,切也。俗为雕刊字,误。按:刊即刊之讹文,俗刊作刊,误。不知刊训切,亦误也。六书有刊无刊。”“刊”“刊”形近,古籍中已讹混,“刊”常用作刊刻的“刊”字,徽州杂字文献亦是如此。“剝”则是徽州地区流行的一个自造俗字。

或写作“扞”。因与动作有关,所以换为手旁。如:

7) 种豆扞豆,盖坩捺灰。捍草捺子,摘茶捺茶。(《启蒙杂字》农庄,《徽》2: 293)

8) 做砍树木,截破堆烧,剝草挑粪,扞豆捺灰。(《急用杂字》,《徽》2: 402)

9) 扞芦皮,分桐子,嶮坳砦头。(《启蒙切要杂字》(第一种),《徽》5: 273)

或写作“杆”,俗写“扞”“木”不别。

10) 杆苗斫捺,盆树锄山。(《杂字急用》花木类,《徽》3: 3)

或写作“捷”。

11) 捷皮剥壳,去核除瓢。(《开眼经》,《徽》3: 91)

“捷”注音“拊”。“捷”在《广韵》中有“渠焉切”“居偃切”两读,义为“举也”“难也”。这是由于俗写造成同形字。

以上诸例,“剝”字都是用作动词。“剝”也有用作名词,表示“削”的工具的。如:

12) 菜碟瓜剝,粿辘面杖。刷帚篾桶,面盆刀板。(《逐日杂字》,《徽》1: 215)

13) 茶匙油瓢,铁铲薄刀。瓜剝葡萄剝,姜捺屠刀。(《四言杂字》(领鹿鸣宴),《徽》2: 131)

14) 锅铲锅上用,切瓜用瓜剝。(《治家杂字》,《徽》3: 441)

这里的“瓜剝”显然是用来削瓜切瓜的刀具。《绩溪方言词典》中收录了一个找不到本字的“【口】teiōiŋ”,释义为“给瓜、萝卜等去皮的器具,在一块金属片中间凿开一条细缝,使翘起的部分成为薄片。”(231页)“teiōiŋ”,绩溪方言中与“肩”同音,这个“teiōiŋ”就是徽州杂字文献中的“剝”。

“刊”字虽然徽州杂字中偶有写作“扞”“捷”的情况,但主流还是用“剝”字记录。

二 叫

徽州杂字文献常见“叫”这个字,如:

15) 一睡两工,三叫四日。生活忙慢,懒惰勤紧。(《珠玑杂字》,《徽》1: 182)

16) 清早夜晚,退后向前。午餐下叫,中间旁边。(《逐日杂字》,《徽》1: 214)

17) 三餐六点,明亮天光。上午下叫,早起黄昏。(《四言杂字》(今具账目),《徽》2: 13)

18) 凡遇匠人用,加餐上下叫。(《治家杂字》,《徽》3: 459)

19) 上叫中食下叫,夜饭早茶天光。(《备用六言杂字》,《徽》4: 136)

20) 上叫热茶糕粿饼,下叫面食点心汤。”(《三十六行杂字》,《徽》5: 125)

“叫”字字书不载。沈昌明(2016: 30)一日三餐的叫法:

徽州一日三餐的叫法比较有意思,是以太阳运行为根据来命名的。吃早饭叫“吃天光”,吃中饭叫“吃当头”,吃晚饭叫“吃落昏”。在三餐之间还有“上斗”和“下斗”。“下斗”吃得较多,一

般人家请人做事，大都安排有“下斗”。至于“夜宵”则干脆叫“半夜餐”。

其中，“斗”字，脚注注释：“斗：音，本字应为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斗’。”此即徽州杂字文献中的“𠂔”字。同书第七节“生产习俗”二“与山农有关的方言词语”中“𠂔”则干脆用拼音“dou”代替：

【吃下 dou】徽州的一种习俗，请人做事，一般要在中餐和晚餐之间，在安排一餐，因为该时段要“下 dou”，所以这一餐就叫“吃下 dou”。一般是“鸡子滚水”和甜点等。

我们认为“𠂔”字是“昼”的方言自造字。徽州方言中，部分知、章组字仍读成舌头音。孟庆惠（2004：433）指出：“现代 t_ʂ、t_{ʂʰ} 声母字，在上古大都是读 t、tʰ 声母的。这些字在徽州方言中虽然大都演变成 t_ɕ、t_{ɕʰ} 声母，但仍有一些字保留着 t、tʰ 声母的读音。”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昼”字：

【昼】（歙）tiu324 上~、下~、吃当~（吃午饭），这些词语中的“昼”读 tiu324，不读 t_ɕiu324，仍保留舌头音 t 声母的读法。

《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日𠂔”：

【日𠂔】①〈名〉中午。𠂔是“日”与“斗”的合体字。“日𠂔”即“日昼”。闽语。广东中山隆都[njit33 tau11]、潮州[zik5-2 tau213]。②午餐。闽语。广东潮州[zik5-2 tau213]。（页 615）

《绩溪方言词典》收“上昼”“下昼”“吃上昼”“吃下昼”。

【上昼】①上午②上午九点钟吃的一顿饭：吃~|你吃么伢~？

【下昼】①下午：渠上昼来，~就去了②下午三四点钟时吃的点心：吃~|今朝吃么伢~？

【吃上昼】非正餐的进食，在早饭和中饭之间。

【吃下昼】非正餐的进食，在中饭和晚饭之间。

“日昼”，《汉语方言大词典》又记作“日斗”。

【日斗】①〈名〉中午；晌午。闽语。广东揭阳[zek⁵⁻²tau²¹³]伊~欲来我少快他中午要来这里。广东潮州。福建厦门。海南。②〈名〉午饭。闽语。广东揭阳[zek⁵⁻²tau²¹³]食~吃午饭。

李新魁在考释“日昼”[dzik⁸tau³]一词时曾指出：“翁书谓‘应作日𠂔’，盖正午之时，日地对照，殆有两星凌击之义。”的说法“语殊牵强”。（李新魁 1964：94）可见方言中有将“昼”写作“𠂔”的。

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温州方言“吃早饭”“吃午饭”也说成“吃天光”“吃日昼”。（李荣 2002：1377）“厦门人把‘食’连上‘下昼’‘中昼’‘日昼’就相当于北京话的‘吃午饭’，把‘下昼’‘中昼’和‘日昼’跟‘顿’组合就相当于北京话的‘午餐’‘午饭’，但是‘中昼’少跟‘顿’‘食’结合。”（李荣 2002：219）东莞“下昼茶”即“酒楼饭店在下午供应的点心、茶水。”（李荣 2002：219）南京话也有“吃下昼儿”，即“在午餐和晚餐之间吃一些饭菜或点心。”（李荣 2002：1376）可见，以太阳运行来命名一日三餐，广泛见于徽语、吴语、闽语及客家方言。在徽州杂字中，人们为这种方言说法自造了一个从日斗声的“𠂔”字来表示，且仅在表示吃饭加餐语境中使用，其他语境则仍用“昼”字。

三 日月/𠂔

21) 聋哑呆痴，顽懦懵懂。爽快伶俐，猥狂日月。猥衰蹉蹉，腌臢邈邈。（《珠玑杂字》，《徽》1：176）

例句皆为描写人的体貌性格，“日月”一词出现在此处令人费解。“日月”一词值得推敲。“日月”不能按其正字解读，“日月”在徽州杂字中乃是“混沌”的俗写。杂字文献中多有注音，《杂字类函》影印明崇祯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后文简称《通考杂字》）和清文萃堂刻本《重增释义徽郡世事通考元龙杂字》（后文简称《元龙杂字》）对“日月”都有注音。《通考杂字》俗语类：“含糊、日月、忐忑、尴尬。”（《类函》1：230）其中，“日月”注音“混沌”。《元龙杂字》与之内容相同，亦注音“混沌”（《类函》1：360）。《新增绘图智灯杂字》“拾遗类”对“日月”也有注音，“日月”注音“**混沌**”。（《类函》2：300）前一字模糊不清，似“沟”字，后一字似“砣”字。“沟”字可能读作“混”，同书“地理类”有“礮井”，注释“上婚，堆也。”可见，本读作“gòu”的“礮”字就读成了“婚”。“日月”就是“混沌”的俗写，这里用来形容人糊涂，脑子不清楚。

“混沌”或写作“𠄎𠄎”。康熙敦义堂刻本《新刻增订释义经书便用通考杂字》俗语类：“含糊、𠄎𠄎、志（志）恹、尴尬”（《类函》2：62）“𠄎𠄎”注音“混池”。“池”可能是“沌”的讹字。乾隆《延古楼增订世事通考全书》俗语类“𠄎𠄎”注音正作“混沌”。（《徽》7：65）“混沌”作“𠄎𠄎”也有异文可作比勘，《六言杂字》（天地风云雨雪）：“天狗蚀日𠄎𠄎，好歹丑孛吉凶。”（《徽》4：216）“𠄎𠄎”二字，《六言杂字》（天晴阴天作变）作“混沌”，“天狗蚀日混沌，日期好歹吉凶。”（《徽》4：163）《启蒙切要杂字》（第一种）：“盘古时，分日𠄎，天开地辟。”（《徽》5：235）《启蒙切要杂字》（第二种）：“盘古时，分混沌，天开地辟。”（《徽》5：295）

我们认为，“𠄎𠄎”当是“混沌”最初的会意。二字以“日”“月”为基础，减少笔画，表示日月模糊不清的样子，即混沌。

四 冇冇

徽州杂字文献常见“冇冇”一词，如：

22) 糙熟糝糯，冇冇糝糠。（《应急杂字》，《徽》1：157）

23) □□□𠄎，冇冇壳糠。（《事用杂字》，《徽》2：237）

24) 融稻冇冇，大麦稔黄。（《杂字急用》花木类，《徽》3：4）

25) 冇冇糝糠罔粲，搨簸干净量秤。（《启蒙六言杂字》，《徽》4：110）

26) 米糝糠糝碎米，罔粲冇冇冬松。（《备用六言杂字》，《徽》4：132）

或讹作“有有”：

27) 罔粲有有碎米，秤平斗满公平。（《六言杂字》（天晴阴天作变），《徽》4：173）

“冇冇”常与“稻”“糝糠”等连用，且以“冇”字为基础减少笔画，当是用来表示稻谷饱满程度的一个词。那么，“冇”“冇”具体音义如何呢？

一般认为“冇”是来自粤语的一个词，读作“mǎo”，即“没有”的合音，表示“无”。《汉语大字典》：“冇，mǎo。方言。没有。《中国谚语资料·一般谚语》：‘一把刀冇两面利。’”“冇”也是方言词。《汉语大字典》：“冇，diàn 方言。坚硬；坚实。如：冇柴；石头真冇。”《汉语方言大词典》收有“冇心”“冇身”“冇实”“冇炭”“冇笃”等词。“冇柴”“冇炭”，徽州杂字中亦见一例，《杂字对类》：“桃对李，柏对楂，冇炭对冇^①柴。”（《徽》7：231）

不过，据我们考察，方言中表示稻谷饱满程度的“冇”“冇”与《大字典》读音不同，且不同方言区有各自的读法。

首先，来看徽语中两字的音义情况。徽州杂字文献对“冇”“冇”二字皆有注音，但存在矛盾之处。

1. “冇”音“鳖”；“冇”音“厌”“糞”。《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农事：“饱湛，瞎壳，冇冇。”（《徽》4：525）其中“冇”“冇”分别注音“鳖”“厌”。

与此注音相同的还有李国庆、韩宝林《杂字类函：续》第1册明余一夔编《便读杂字》对“冇冇”的注音。其“俗语通用类”：“砵碎、朽坏、冇冇、无籍。”（《续》1：103）“冇冇”分别注音“鳖”“糞”，释义“中虚不实之呼”。“冇”“冇”字形稍有差异，“冇”字中间为竖画。又“俗语通用类·补注”：“冇冇：冇字中有二小画。此上冇字中无画，音鳖。下□□（冇字）^②中有一小直者音糞。今俗^③但凡货物外有皮壳形质而里面空浮不实者乃曰冇货、冇东西是也。”（《续》1：111）

2. “冇”音“厌”；“冇”音“鳖”“别”。《佚名杂字》（第一种）：“冇冇志恹。”注音“鳖厌毯忒”。（《徽》7：482）又后文“冇冇：音鳖厌又音暂叶。”（《徽》7：482）《乡音字汇入声》第十八鳖小韵：“冇：壮~~豆~谷。”（《徽》8：249）可见，“鳖”“冇”音同。文和堂刻本《农业杂字》谷种类：“寒早禾、冇麻禾。”（《徽》1：72）《杂字类函：续》第6册抄本《农业杂字》“冇麻禾”注音“别”。

① “冇”原本作“有”，又改为“冇”。

② 原文“冇字”二字残缺，今据文意补。

（《续》6：10）《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民国十八年仲夏月胡昭潜抄江湘岚编《婺北十二都东山乡音字类》浊去声十八月整小韵：“有：~豆，~有。”“有”与“整”“篔”“瘥”“瘥”同音。同上书第3册民国胡义盛记《休邑土音》上卷山十四整韵整小韵：“有，~有。”

有些虽然没有明确注音，但可以推测出来。如文和堂刻本《农业杂字》粮食类：“禾萌有穞，风车打过。”（《徽》1:106）“有”字内部用朱笔画了一横，当是“有”字改为“有”字。此处虽无注音，但后一字已作“穞”，故此处“有”字读音当为“整”。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对“有”“有”的注音，《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便读杂字》与《佚名杂字》《乡音字汇入声》《农业杂字》等情况相反。如果不是抄写的讹误，那么这一现象正反映了俗写形音义的任意性与不规范性。

注音“整”“别”，就是今天写作“瘥”的记音字。“瘥”，《广韵》有“蒲结切”“芳灭切”两个读音，《宋本广韵》入声屑韵：“瘥，戾瘥，不正。”《宋本广韵》入声薛韵：“瘥，枯病。”徽州杂字文献中有直接写作“瘥”的，如《佚名杂字》（第一种）谷米类：“麦麸、谷壳、瘥糲、粃穞。”（《徽》7：506）其中，“瘥”注音“整”。“瘥”字指“谷不实”时，本字当为“秕”。《汉语大字典》“瘥”字义项⑤：“同‘秕’。谷不实。清雷浚《说文外篇·补遗·〈玉篇〉》：‘《说文》无瘥字。《禾部》：‘秕，不成粟也。’案：‘不成粟’者，俗语‘秕谷’是也。本‘卑礼切’，重读如整，别制瘥字，俗音俗字也。”清范寅《越谚》卷下：“毕西谷有壳而少肉曰瘥。”章太炎《新方言》“释植物第九”：“《说文》：‘秕，不成粟也。’今谓不成粟者为秕谷，转入如毕，俗字作瘥，无以下笔。”反过来，“秕”也有用“有”注音的，《杂字类函：续》第11册民国抄本《正文杂字》：“秕谷稗子，穞壳糠头。”（《续》11：173）“秕”注音“有”。

字或写作“穞”。《新抄大四言杂字》：“滚打车扇，干晒入仓。穞穞潮湿，洁净干颺。”（《徽》2：480）“穞”，《正字通·禾部》：“必列切，音整。禾行列不齐也。”杂字中的“穞”可能是一个自造俗写，与字书中“穞”字同形。

字或写作“畚”。民国胡义盛记《休邑土音》上卷山十四整韵整小韵：“畚，~穞。谷不寔也。”同书上卷一天十四烟韵：“穞，谷不寔也，畚~。俗作有有。”“畚”也是个记音字。《宋本广韵》入声十六屑韵：“畚，大也。方结切。”

注音“仄”“糲”，考其本字当作“穞”。“穞”，《集韵》上声盐韵：“穞，禾稻不实也。”殷梅（2000：16）对“有”[iɛ²²]早有考释：“‘有谷’为秕谷（《于都方言词典》P96），考其本字，可能为‘穞’，《集韵》琰韵于琰切：‘禾稻不实也。’‘有’是由‘有’缺笔而创，因‘有’具备‘果实丰收’之义，‘禾稻不实也’则由‘有’缺笔而创的‘有（有）’表示。”赵日新编《绩溪方言词典》用同音字“燕”记录，“【谷燕】kux²³iɛi³⁵=【燕谷】iɛi³⁵⁻⁵³kux²³秕谷。”“穞”在徽州杂字文献中写法多样：

写作“仄”。《新刻增减十言杂字》：“簸谷仄，灰纷纷，插舂春碓。”（《徽》6：177）

写作“糲”。《切要启蒙杂字》（第一种）：“挪麦肉，蠹豆荚，糲壳几堆。”（《徽》5：247）“簸谷糲，灰墘墘，舂熟春碓。”（《徽》5：276）“糲”即“穞”的换旁俗写。

写作“糲”。《四言杂字》（日月乾坤）农事：“挑挖割打，翻晒簸颺。扇出糲壳，畚入困仓。”（《徽》1:443）“糲”本指糲粃，这里用作“穞”的记音字。

“秕穞”或作“有有”，结构内部不以横画的有无，而以点画的方向不同区分。《杂字类函：续》十四册明吴国伦编、清张补山增释、黄凤诺校刊《新镌才子杂字》下卷杂项：“有有囫囵无整段，些微散碎有零星。”（《续》14：92）后文注释：“有有俗读近扁，有有俗读叶。”

无独有偶，在客家方言、闽方言等方言中也存在用“有”“有”表示谷粒的饱满程度的用法，但读音与徽语不同。如民国二十一（1932）年铅印本罗翮云《客方言》卷二“释言”：

【谷不充曰有谷】：俗以有字去中两点为有，音铺旺（正音）切。此臆造字也。段若膺说：‘苏州呼谷之不充者曰瘥，补结切。’今案：顺天人谓谷属实不满饱曰瘥壳，又谓高粱取米余皮曰瘥花。《玉篇》：‘瘥，枯病也。’谊虽不误，究是俗字，古当为秕。《说文》：‘秕，不成粟也。’杜预《左传》注：‘秕，谷不成者。’《吕览》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后生者多秕。即

乡俗所谓多有也。’ 糝，孙愐音卑履切，与今音铺旺切者，帮、滂二纽相迤。”

又《客方言》卷七“释服用”：“《释水》：‘缸之小者为髻。’音铺旺（正音）切，俗书作有，有固瞎造，髻亦臆当。”罗翮云认为“有”是个“臆造字”或“瞎造字”，本字为“糝”。

清施鸿宝《闽杂记》卷八也有记载：

【有有】凡田地、山场所种竹木、蔬果之类，不论收获多寡，于初种或将获时估卖于人，谓之“判卖”。闽俗，词状常有“有”字，“有”字中缺二画；初不识，后知即“判”字也。又禾稼不实者为瘠穀，闽俗谓之“有谷”。凡物中空，亦曰“有”。皆读若“判”或读若“胖”字，盖“胖”字音“平”，即“空”字也。又有“有”字，“有”字中加一画，读若迟钝之钝，凡物中坚实者曰“有”。

可见，“有”字表“谷不实”广泛存在于客家方言、闽方言、徽州方言中。与徽语读音不同的是，客家方言、闽方言读若“胖”。叶俊生《闽方言考》释诂第一：“有：松也。《戚林八音》：‘有，空虚也。音如胖。’”

今人学者对“有”字也有考释，李新魁（1964）：

【有】[p‘ã3]潮州话中与模^①意义相反的词是‘有’，方言字写作‘有’，意义为“不坚实”或“虚弱”……《广韵》效韵：“有，匹貌切，起酿，亦大也。”案效韵字潮州口藉多念[a]音，如“抛、敲、教、孝、罩、豹”等，而[a]字音又常常鼻化为[ã]（如“怕”），故有念为[p‘ã3]；又“起酿”“空大”等均有“不坚实”义。音义全同。

张荣荣（2021：100）引李新魁《潮州方言词考源》及《英汉潮州方言字典》《厦门方言英汉字典》《客英大辞典》《新刻增校切用正音乡谈杂字大全》等闽南、客家方言文献，指出“有”在闽南方言文献中读作“p‘à”“phà”“phàng”等。认为“‘有’音义与闽南方言、客家话‘有’相同。”

综上所述，“有”，在粤语中读成“mǎo”，表示“无”；在徽州方言、客方言、闽方言等方言中，“有”“有”则可以用来表示“谷不实”，也可以用来表示一切空浮不实的东西，体现了思维的共通性。但各方言区的读音差异巨大，客方言、闽方言“有”读作“胖”，徽语读作“髻”（或“仄”）。且同为徽州文献，“有”“有俗写字形众多，注音也有矛盾之处。

五 门岩

徽州杂字文献中还常见“门岩”一词，如：

28) 起牌坊，起门岩。安石砬，做栏杆。（《切要字》，《徽》1：22）

29) 梁柱段板，地砬门岩。（《四言杂字》（今具账目），《徽》2：16）

30) 阶檐石砬，门岩石墙。（《四言杂字》（领鹿鸣宴），《徽》1：136）

31) 门枋壁康，竖造装折。石砬地砬，门限门岩。（《急用杂字》，《徽》1：414）

“门岩”一词费解。大型辞书不见“门沿”一词，《汉语大词典》有个“门檐”是指“门框上端的横木”。“门岩”“门檐”是不是同词异写呢？《切要字》中把“门岩”归在“石匠事”门下，“门岩”大概是一种石制的大门构建。“门沿”可能是方言的记音词。《绩溪方言词典》：“门颜：传统建筑的石制门框，特指门框上边横着放的一块石头。”《绩溪方言民俗图典》作“门颜”[mã³³ŋɔ³³]:

门颜是架在两根门柱上横着的构建，呈“冂”形，多为石制，由石匠精工细作捶凿而成……门颜背后的木结构叫“门枋”[ma³³xõ³¹]，门枋的两头有圆形的孔……

作为大门一部分的门墩多为长方形，是托住门柱的墩子。上面立门柱，两根门柱的上方架门颜。门槛的外面多安“踏步档”[tʰɔ²ã³pʰu²²⁻⁵⁵tõ³⁵]，即台阶。

可见，“门岩”在徽州绩溪方言中指石制的门框，又特指门框上边的“冂”形的构件。

我们认为，“岩”“颜”“檐”同词异写，“门岩”“门檐”当属同一种结构。徽州写作“岩”，与徽州地区建筑用料有关，徽州建筑门檐、门框、门柱等多以石制，徽州杂字常见“石匠事”，石雕也是“徽州四雕”之一。而木制的用“檐”字，或作“檐”。门檐广东地区杂字文经见，如《清至民国岭南

① 表示“坚实”义的“模”[tõ⁷]，在李新魁《潮州方言词考源》中字作“有”。

杂字文献集刊》所载：

- 32) 门问门^𦉳，门枋门斗。(广东广州《七十二行杂字（一目了然）》木料，《岭南》5：362)
- 33) 门问门^𦉳，门枋门斗。(广东广州《新增幼学信札》木料，《岭南》8：98)
- 34) 门问门^𦉳，门枋门斗。(广东广州《幼学信札（内附训蒙杂字）》木料，《岭南》8：261)
- 35) 门问、门^𦉳、门枋、门斗。(广东佛山《应酬杂字》木料，《岭南》10：350)
- 36) 门问门^𦉳，门枋门斗。(广东佛山《蒙学演算法杂字撮要》木料，《岭南》11：94)
- 37) 门^𦉳窗门，屏门风柜。(广东江门《新抄幼学七言杂字》，《岭南》11：295)

综上所述，通过对徽州杂字文献中“𦉳”“𦉳”“日月”（𦉳）“有有”“门岩”的考释及与吴语、闽语、客家方言的对比，可见徽州方言共同词在用字上既有共性又存在独特的地域个性。在吴语区常用的“𦉳”“扞”“𦉳”“𦉳”等字，徽州方言中则别造了个“𦉳”字。一定程度上，“𦉳”字可以作为判断徽州文献的特征词。徽语、吴语、闽语、客家话都有用“昼”表示午餐、点心的语言现象，徽州则用形声字“𦉳”专指。“日月”（𦉳）音义同“混沌”。“有有”在闽方言、客方言和徽州方言中皆指“谷不实”，但读音不同。且根据文献注音，徽州内部“有”“有”的读音也存在相悖的情况。徽州建筑中大门构建多以石质材料，故作“门岩”，岭南杂字作“门^𦉳”，盖为木质材料。这些不同方言区的共同词在形、音的差别，正展现了方言词用字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 陈彭年等 《宋本广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 陈源源 2017 《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 丁度 《集韵》（扬州使院重刻本），中国书店，1983年。
-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 《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
- 李荣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 1964 潮州方言词考源，《学术研究》第3期。
- 孟庆惠 2004 《徽州方言》，安徽人民出版社。
- 沈昌明 2016 《徽州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邵名农 2020 《绩溪方言俗语》，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 2020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殷梅 2000 《汉语方言俗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荣荣 2021 《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方言文献文字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 赵日新 2003 《绩溪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赵日新 2014 《绩溪方言民俗图典》，语文出版社。

An Analysis of Dialect Words in Huizhou(徽州) Miscellaneous Characters —Also on the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of Words in Huizhou(徽州) Dialect

ZHOU Tai-k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11,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literacy material since the Ming(明) and Qing(清) Dynasties, miscellaneous character books are widely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These miscellaneous character books record daily life and describe things around them,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miscellaneous characters preserve a large number of dialect folk characters.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 characters of other dialect area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dialect characters of Huizhou(徽州) *Zazi*(杂字) not onl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also show unique regionality. This paper takes Qian(𦉳)、Zhou(𦉳)、HunDun(𦉳)、BieYan(有有) and MenYan(门岩) in Huizhou(徽州) miscellaneous characters as examples to show the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of Huizhou dialect character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Huizhou(徽州); Dialectal character; Generality; Personality